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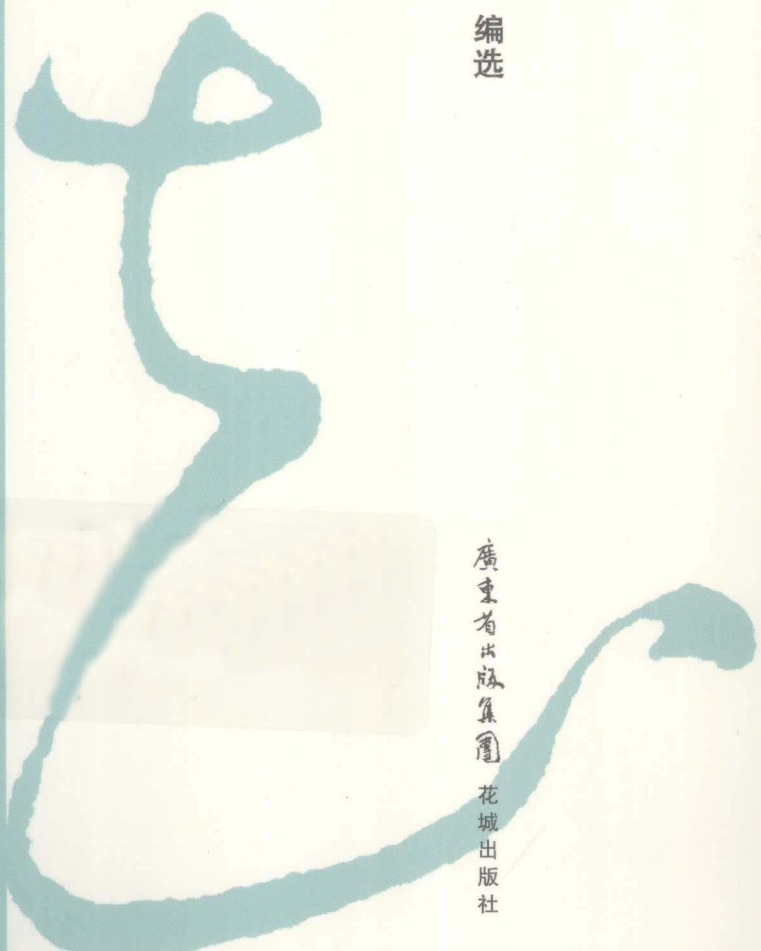
2012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12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012 中国散文年选 China Prose 2012

中国散文学会 主编

李晓虹 编选

花城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中国散文年选 / 中国散文学会主编 ; 李晓虹编
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644-1

I. ①2… II. ①中… ②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5550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林 菁 欧阳蕻 秦爱珍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1 2插页
字 数 434,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言

李晓虹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梦，举国庆贺，热闹喧腾。但是，在狂欢的同时，我们是否注意到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几句话：“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局限。”

莫言将“写人”作为创作的唯一目的，他因此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他的话里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植根于生存的土地，表现最熟悉的生活，却又超越地域的、种族的局限，这样的作品才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纵观年度散文，数量惊人，遍布报纸、杂志、网络，但又有多少真正能够走进心灵，引发艺术共鸣和深长思索？

其实，散文和小说一样，目的都是“写人”。较之小说，散文和现实人生贴得更近，难点和魅力更在于对人的书写。

当大街小巷被大话、空话、假话充塞，高调的宣言下隐藏起种种欲望之时，散文家是否能够像指认皇帝新装的小男孩，张扬一种“真”精神？没有“真”，散文便失去了它的本质，也远离了真正的“人”。

当聚光灯打在水席台上，领导们按大小僵硬地排排坐，分果果，并且为了座次的先后、果果的大小色泽明争暗斗，不亦乐乎时，散文家是否能把笔触伸向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充满感情地描写那些苦痛、无奈、挣扎与沦陷，让那些聚光灯无法抵达的地方，亮起人性的烛光？

当名利场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进去的人不想出来，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围拢聚合，向着钱和权发力的时候，散文家能否远离诱惑，仰望星空，在超越中

寻求精神引领？

当娱乐化的时代解构了理想，稀释了精神，人们看着屏幕傻笑，却并不知道在笑什么的时候，散文家是否还能注重人的内在性的深层开发，给思想稀薄的社会提供一些思考的空间，让人性向深处开掘？

《中国散文年选》大浪淘金，旨在发现那些不被世俗淹没，精神上独树一帜，艺术上出新出奇，因为具有人性的深度而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

“山高谁为峰”，切入历史深处，古今中外一个个人物鲜活地走向前台。他们境遇不同，在历史上的位置不同，但都以独特的方式留下回响，获得巨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空间。

“千声万声呼唤你”，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情到深处，感人肺腑。无论是在记忆中珍藏了几十年的一烛藏香，还是母亲的大爱，抑或是夫妻一起走过的苦难岁月，都能唤醒我们心中的感动。

“写给每一个自己”，是人面对自我时发出的声音。这些文字大多精短，意韵深长，耐人寻味。每个人的感觉不同，但好的作品总是闪烁与众不同的光亮。

“向泥土敬礼”，是一种长久的关注。着眼点往往在于生活在乡村的普通人，他们挣扎着生存，维护着尊严，为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权利抗争，也许，他们有赢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走出困境。

“我走过时间”，是对生命的回望。人生是一条河，留下来的也许是一些断片。将这些场景横切下来或者纵向地连缀起来，便看到了一条漫长的路。从个人的眼睛看过往的历史，折射出来的往往是一个大的时代变迁以及在心灵中留下的印迹。

“其他”并非无足轻重，恰恰在这里，有着更宽的疆域：当中国人怀揣着金钱和梦想，国内国外四处游走时，游记散文也是铺天盖地。但如何使其区别于旅游手册，区别于到此一游的记录，而从中发见更深邃的东西，却是对写作者知识储备、艺术感受力和认知水平的全方位考察；当自然环境日趋严峻，对水资源的态度实际上也是对人性的一种考量；还有那些与小动物相处的日子；那些关于城市的思索……丰富多样的题材中显示出生活的趣味。

《中国散文年选》从2001年开始，已经走过12个年头。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12年只是流星一过，但是，当我们把散文发展的每一个横剖面珍藏起来，把优秀的作品汇聚拢来，便为读者呈现了一份阅读当下、回望历史的文本。编者与读者一起享受这一精神过程。

Contents 目录

001 李晓虹 序 言

山高谁为峰

- 001 贺捷生 父辈的忠诚
004 王开岭 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起身走了
008 王充闾 解脱
016 黄永玉 难忘的清流绝响
020 梁 衡 他终身为爱情而歌唱
023 阎 纲 廖沫沙长歌当哭
026 朱增泉 穆巴拉克惨败于街头战争
033 黄 刚 山高谁为峰
037 尧山壁 忆赵树理
042 方 希 作业（节选）
050 祝 勇 残局
058 许 淇 学院与酒吧——十九世纪，一群巴黎艺术家……
062 苍 耳 切尔诺贝尔：他依然没有撤离

千声万声呼唤你

069 王宗仁 草原藏香

072	陈希米	让“死”活下去（节选）
081	李木生	我的三位母亲
084	陈虹	棉袄中的秘密
092	蒋新	一双三十年没握过的手
095	韩冬红	为了一句话
098	崔济哲	千声万声呼唤你
106	朱鸿	母爱如流
107	郭文斌	大山行孝记
117	韩振远	你的童年怎么这么长
122	尉克冰	我总是无法缓和自己的呼吸
127	朱兴和	父亲进城

写给每一个自己

133	周国平	家的品味
135	韩寒	写给每一个自己
136	吴克敬	吃太阳
138	林夕	无数唯一多少最
139	王安忆	写作人之危境
141	陈奕纯	无声
143	周涛	明月文
146	蒋子龙	死亡的智慧
148	苏沧桑	与海成说
151	石华鹏	当我们发笑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笑什么
153	柴福善	守白
155	杨光祖	谁能逾越静默
158	感动	索取，也是一种尊重
159	李修文	羞于说话之时
162	柯云路	金牌的意义
164	徐虹	花辞树——关于生与死的断想
171	张丽钧	不顾一切地老去
173	轻轻走来	放下世间事，与君同看花

向泥土敬礼

- 175 耿 立 向泥土敬礼
178 李汉荣 一个古老村庄消失的前夜
181 李登建 大年初一的坏心情
186 乔忠延 唤魂
190 李清明 牛铃丁当
192 赵红仕 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请问你敢不敢
195 高鹏程 这一年的回乡手记
201 张灵均 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流
204 阿 莹 回老家
207 鲍 捷 日子里的诗意

我走过时间

- 209 宗 璞 铁箫声幽
213 王 蒙 生活万岁
215 周同宾 一个人的编年史
227 张承志 如画理想
232 熊育群 僭越的眼
236 葛水平 我走过时间
245 杨伟利 花祭
251 张辛欣 与病同行
256 帕蒂古丽 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
260 冯骥才 花脸
263 周晓枫 爱恨十三钗
265 隋明照 回望那摇摇欲坠的日子
268 王新华 虚拟里的墙
272 周云蓬 世界尽头是北京
275 张华北 流去的河水

乔治来访及其他

- | | | |
|-----|-----|----------------------|
| 279 | 云 杉 | 文化的非洲 |
| 289 | 梅 洁 | 乔治来访及其他 |
| 293 | 韩少功 | 一个伪成年人 |
| 299 | 陈祖芬 | 对门的香港看过来——纪念香港回归十五周年 |
| 302 | 刘心武 | 在巴黎宠物公墓读诗 |
| 304 | 张大威 | 城市律动 |
| 309 | 肖复兴 | 公交车三重奏 |
| 313 | 周闻道 | 家在周庄 |
| 316 | 田 瑛 | 百万燕呼处 |
| 319 | 刘庆邦 | 马大爷和他的鹈哥儿 |
| 320 | 梁晓声 | 老驼的喘息 |
| 323 | 李 娟 |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
| 326 | 高建新 | 安魂鸡 |

山高谁为峰

父辈的忠诚

贺捷生

父亲贺龙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从我懂事那天起，我就用心灵去读他，用我沿着他的足迹孜孜不倦的跋涉和寻找去读他。而在我用几十年生命读懂的几个篇章里，南昌起义前后投向党的怀抱，是他写下的最激动人心的一章、最耐人寻味的一章。如果给这个章节取个题目，我想，非“忠诚”二字莫属。

在人们的印象中，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父亲身材伟岸，手里总是握着一只大烟斗，动如虎，静如松，是个无所畏惧又敢于担当的人。他生于民风强悍的湘西，长于军阀混战的乱世，一旦给他一个机会或一片天地，他便会像苍鹰那般翱翔，像蛟龙那般翻飞，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我查过民国时期的史料，1916年2月，当他带领不甘为奴的弟兄们端了芭茅溪盐局，在故乡湘西桑植建立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时，三湘震惊，朝野惶恐。当时的湖南省长曾继吾后来在《湖南各县风俗调查笔记》中写道：“桑植地处偏僻，昔年风俗淳朴，民性耿直，自民五（1916年）军兴，匪风颇炽。贺龙以贩夫走卒，揭竿作乱，不数年荣绶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

名震乡帮……”

父亲出身贫苦，13岁就出外赶马谋生，养家糊口。曾继吾说他是“贩夫走卒，揭竿作乱”，虽然口吻轻蔑，但与事实大体相符。问题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贩夫走卒”这样的劳动人民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至于曾继吾说父亲“不数年荣绶军符，总领数千，身跻显要，名震乡帮”，我倒要感谢他如实道来，为历史记录下了父亲在那个远去的年代，曾怎样的叱咤风云。

父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南昌起义前的十几年，他追随孙中山，自告奋勇地站在讨袁护国和护法的旗帜下，东征西讨，屡建奇功。他几起几落拉起的人马，也在一次次成功与失败的磨砺中发展壮大。但是，穿着那身挂着乱七八糟零碎的旧式军服，他却心生烦忧，对狗咬狗般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深恶痛绝，尤其不忍看到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啼饥号寒。上世纪20年代初，四川南北两军形成对峙，父亲奉命率领一团人马入川作战。三年乱仗打下来，父亲虽从团长升任师长，却对用旧武装治理中国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许多年后，他用一生也没有改掉的湘西口音叹道：“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几十年后我读到这段话，深感父亲当时的内心有多么凄苦悲凉。因为这次公开发表的言论，既透露了他对旧中国积重难返的无奈，又流露出对中国未来的茫然。他看到了要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必须打倒军阀和官僚，又苦于身单力薄，改变不了中国的现状。那种进退维谷的窘境，就像在黑夜中踟蹰，在荆棘丛中盘桓。

1925—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先是依靠有许多共产党人的黄埔师生喋血东征，荡平了陈炯明叛匪；接着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父亲驻扎在贵州铜仁的队伍被编入国民革命军，这使他渐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那个在曙光中第一次出现在父亲眼前的人，是共产党人周逸群。他是以北伐宣传队的名义进驻父亲那支队伍的。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周逸群认定我父亲是个可以为共产党所用的国民革命军将领，一见面就自报家门说，我是“红脑壳壳”，我带来的30名宣传队员都是“红脑壳壳”。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也有心接触共产党，他想看看传说中的共产党到底比国民党有何高明之处。因此他对周逸群说，红脑壳壳好嘛，可惜你们共产党不兴结拜，不然我现在就想和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写兰谱。周逸群说，兰谱还不就是一张纸？只要我们的奋斗目标一致，兰谱算个什么？

有了周逸群这个共产党朋友指点迷津，出谋划策，父亲在北伐路上精神焕发。他指挥的部队势如破竹，一路高歌猛进，直到攻克武昌，把革命的烈火顺势烧向中原。当父亲的队伍先后在中原要地许昌和郑州大败奉军，率先占领河南省会开封时，

武汉国民政府发来通电嘉奖，称“诸将士忠勇用命，冲锋陷阵，建此奇功，弥深庆慰”。并决定将父亲领导的独立第15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暂编第20军番号；父亲升任第20军军长，周逸群升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也就是说，正在“赤化”的父亲和他那支队伍，开始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但好景不长，父亲突然接到撤出中原、回师武汉的命令，没多久又奉命向江西九江方向移动。

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当父亲的部队在北伐路上摧枯拉朽，乘胜进军时，突然荣光备至，又突然从北方调到南方，这背后隐藏着一只只黑手。说到底，无论蒋介石还是汪精卫，都想把父亲和他的这支队伍招致麾下。不过共产党已先行一步，此刻不仅周逸群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而且通过周逸群，在他队伍里已吸纳大量的共产党人，正在筹建以共产党员为主的新编第三师，让周逸群当师长。

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就在这时进入了倒计时。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因为在这一年，也即1927年，蒋介石率先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继而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7·15”事变，国共两党从此分裂。在突起的狂风暴雨中，无数的共产党人被通缉、被逮捕、被囚禁、被屠杀，革命转眼被浸泡在血泊中。但在这年的8月1日，作为国民革命军军长的我父亲，却站在了南昌江西大旅社的台阶上，一手举着他那支银光闪闪的勃朗宁小手枪，一手掐着秒表，庄严地下达了南昌起义的命令。

要知道，那时候父亲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之所以被推举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共产党策动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肩并肩站在一起，除了他这支部队成了南昌起义的主力之外，还在于他作为国民党的一军之长，在共产党人最危险、历史天空最黑暗的时候，主动选择并跟定共产党。而且，他是那样的义无反顾，那样的急不可待，就像在用一生等待这一天。

父亲于是有了这段被共产党信任和重用、被人民拥戴、被后人击节赞叹的光荣历史。史家盛赞他从此抛弃高官厚禄、富贵荣华，跟着共产党“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

最近有朋友去南昌拜访“八一”起义纪念馆，回来告诉我，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至今保存着父亲当年的入党登记表。这是父亲经历起义中的激烈战斗、起义后的仓促撤离，在南下瑞金途中填写的。那时起义部队已损失过半，而反动军队正像疯狂的狼群那样扑上来，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和残酷。在且战且退的一路上，父亲反复对周恩来说：让我入党吧！我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了，党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天，部队驻在群山丛中的一座破旧的学校里，周恩来把发展父亲入党的任务交给谭平山和周逸群。这当然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尽管是非常时期。谭平山和周逸群对像学生那样虔诚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父亲说：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

父亲淡然一笑，摊开双手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谭平山和周逸群又问：那么你的社会关系呢？你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

系？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怎样呢？

父亲说：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

或许还问了很多，但那份党员登记表只记录了这些。

我不知道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年代，那么多战火，又是在那么严酷的行军途中，父亲这份入党登记表为什么还能保留下来。但我知道父亲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是个对共产党绝对忠诚的人。当他把脚迈进中国共产党的大门，便开始与党患难与共，不离不散。

（选自2012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轮椅上的那个年轻人，起身走了

王开岭

1

北京的园子里，地坛是我颇觉乏味的一个地方，水泥砖太满，草木受欺，一个有想象力的人进去会难受。尤其盛夏，像抽干了水的池子，让人焦灼。

即便如此，在我心里，仍是器重它的。地坛，是个重量级的精神名词，因为一个人和一篇散文。

20年前，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在阅览室乱翻，忽遇一文，不觉间，身子肃立起来。很想一个人逃走，躲开众目，找一个身心无所顾忌的角落，慢慢享用。

它把我拐跑了，去了很远的地方，那儿长满荒草和古柏，除了僻静、空荡和潮湿的虫鸣，只剩一位小伙子和他的轮椅。那个脸色苍白、被孤独笼罩的青年，那个消沉倦怠、无事可做的青年，那个在灿烂之年猝然摔倒的青年，终日躲在其中，在墙角，在荫下，漫无边际地冥想，关于青春、疾病、身体、梦想、活着的意义……与之相伴的，只有光影、落叶和硕大的年轮。暮色苍茫时，母亲细弱的寻唤，云丝般飘来，他选择答应或沉默。

“这是个废弃的园子。”这个自感被废弃的人长叹，彼此同病相怜。

“搬过几次家，搬来搬去总在它周围，且越搬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

对一个刚结束身体发育、精神正闹饥荒的学生来说，那个阅览室的下午，犹如

节日。黄昏时，他一溜烟跑向复印室，把整篇文章揣进书包。

《我与地坛》，史铁生，《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

大概又过了10年，我才真正跨进那园子。

对它，我早早存下了一份敬意和暗恋，仿佛那并非公园，而是一个人的心灵私宅、精神故居。其间的一草一木，都是被喂养过的，被一个年轻人的寂寞，被他的时针，被他心里的荒凉和云烟。

入门前，我迟疑了，顿住，觉得不该这么随便进去，似乎需要一个仪式，该向谁通报一声。而且这是不应收门票的，或者，访客带一册书刊，收有《我与地坛》的那种，权当名帖或请柬。如此，我才觉得不鲁莽，才觉得被邀请了，经了主人同意。

“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我东张西望，“找什么呢？”同伴问。

我不吱声。我找一个轮椅上的年轻人，找他的车辙，找端详过他和被他端详过的东西。我很急切，一个年轻人对另一个年轻人的急切。

其实我不该来。地坛早没了文中描述的清寂，修饰一新的它，像个思想被改造过的人，像个刚理过发的新兵，熨烫整齐的制服，风纪扣都系紧了。没了杂草裸土，没了野性、不规则和迷失感，没了可藏身的自由。印象中，它该是茂盛深邃、曲幽弯折的，没有头绪，能藏得住很多东西，能收留很多的人和事。

它变肤浅了。

枉带了相机，没拍一张照片。因为我不知当年小伙子会在哪儿泊他的轮椅，哪儿安置那些缤纷狂乱的念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

我对身边人嘟囔：地坛，“地”太少了！大地之坛，怎么可以缺了泥土呢？

终于确信：那人走了，不住这儿了。

我也该走了。没事我就不来了。

但我知道他在这座城里，他在一个人生病。

那种病，漫长、坚忍、安静，犹如事业。

如果说世上有什么纯属私事，那就是生病。生病会让一个人的身体极度孤独，也会让精神极度纯粹，尤其是上帝给他的那种病。

2

无论作品或生涯、肉体或精神，史铁生都是和“死亡”“意义”“归宿”深深打交道的那类人，也是最亲近灵魂真相和永恒元素的那类人，我称之为“生命修士”。



疾病，在常人身上是纯苦的累赘，在他那儿，却成了哲学，成了修行，成了生命最普通的行李。他让你发现：原来，肉体可以居住在精神里，世界可以折叠成一副轮椅。

“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他笑得晴朗，像秋天。

一个以告别的方式生活的人，一个倒着向前走的人。

他的从容、镇静、平淡，他健康无比的神色，让你醒悟：焦虑、惊惧、凄愁、急迫、怨愤——是多大的荒谬与失误。不应该，也没理由。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说中了。他注解了自己。

2010年最后一天，上午醒来，我的手机短信最多的，不是“新年快乐”，而是：史铁生走了。

“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

他赶上了新年，赶在了宇宙新旧交替之际，愈发像个仪式。

我并不悲伤，甚至不觉得是个噩耗。它更像个消息，一个由他本人发布的通知。

我只觉得周围的景物有点恍惚，显得空荡、陌生。

对很多喜欢或热爱的人，我们并不期待撞面，只知彼此同在就满足了。当有一天，对方突然离去，我们最大的感受，或许并非痛苦，而是失落，是孤独，是对“空位”的不适应。就像影院里看电影，忽然身边的人起身走了，留下个空座，你会不安，盼那个陌生人再回来……

那天的短信中，有位母亲说，她特意朗读了《我与地坛》，儿子静静地听……孩子小，不知发生了什么，但说了句，妈妈你念得真好。

和我一样，她不悲痛，只是想念和感激。

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悲剧。

新年钟声响了，在稀疏的报道中，我知道了些最后的情景——

清晨3点46分，他因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去世。6时许，按其遗愿，肝脏被移植给天津一位病人。上午，在该院脑外科的交班会上，一位教授向同事深情地说：“从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从我们这里走了。他，用自己充满磨难的一生，实践了生前的两条诺言：呼吸时要有尊严地活着；临走时，他又毫不吝惜地将身体的一部分传递给了别人。我自己、我们全科、我们全院、我们全国的脑外科大夫，都要向他——史铁生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3

那个轮椅上的人，起身走了，几乎带着微笑。

按他的说法，这不是突然，是准时，是如期。

那一天，世上的喜悦并未减少。那一天，会有很多婴儿来到世间，很多新的人生正徐徐展开，像蝴蝶试验它们的翅膀。

多年后，在中学课本里，这群长大的孩子会邂逅一篇叫《我与地坛》的散文，会像那轮椅上的年轻人一样，思考青春、梦想、活着的意义……

那是所有人都会遇到的考题。所有答卷中，有一份完美的卷子，那个考生，叫史铁生。

如今，我可以正式地怀念他、毫不吝啬地赞美他了。

他属于那种人——

他们以自己的生活、创造、姿态和穿越岁月时的神情，给时代绘制肖像，给人类精神添加着美、尊严和荣誉。

正因空气中有其体温，树木上有其指纹，这世界才不荒凉，街道才不冰冷，人群才不丑陋。他们不会让天变蓝，却让大家对天空保持积极的想象。他们不能搬开大地上的垃圾，无力拔除民间疾苦，却让我们觉得可以忍受，可以坚持，继续对时代留有信心与好感。

无论遭遇什么，只要一想到人群中还有他们，大家一起走，一起唱，一起看花开花落、云舒云卷，一起承担每个晴朗或昏暗的日子……我们即会坚称这世界很美好、这人生值得过。无论个体命运多么黯淡，只要一想到这是个曾来过孔子、苏格拉底、李白、普希金、莫扎特、贝多芬、安徒生、莎士比亚、罗曼·罗兰、丰子恺、阿赫玛托娃、德兰修女、几米漫画、《丁丁历险记》的世界，这是留有其遗产和故居的世界，我们即会情不自禁地微笑，对生活做出肯定性的投票。

与之为伍，共沐风雨或隔代相望，这是我们热爱生活的重要依据，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

史铁生即为其中一员，他是他们中的一个成员。

往日，我们若无其事地分享他，习以为常，直到他走了，才倏然一惊：他多么重要！多么值得感谢！

4

最后，我还想对地坛说点什么。

年初，我又悄悄来看过你一回。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轮椅上的那个小伙子走了。

我猜，远行前，他的灵魂肯定也来过，向你告别。

我来，还想告诉你，我觉得你应该做点什么。

比如，在一棵树下，种植一位年轻人的雕像。

甚至，甚至可邀请他长眠于此，如果他愿意。

（选自《读者》2012年第12期）

解 脱

王充闾

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是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些形式中解脱……

——列夫·托尔斯泰《早年回忆》

—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是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出生的摇篮，也是他回归的墓地。在这里，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接在一起，画了一个完整的圈儿。

映衬着一株株高大粗壮的橡树、枞树与菩提树，这个凸出地面的土丘就显得更微小了。它长约两米、宽不足一米、高不过几十公分，外围一圈低矮的木栅栏，就连几岁大的儿童都可以跨过去。上面如果不是覆盖着绿草、鲜花，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

可是，就是这个小土丘，却被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誉为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所在。他说，“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

还有一位名家是这样说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丰厚的著作登上了俄罗斯文学的顶峰，而他的墓地，则以其简陋、渺小而攀上世界所有的名墓之巅。

人们也许会问：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他的坟墓怎么会这样渺小、这么简陋呢？真是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莫非是沙皇政府衔恨报复的愚蠢举动造成的？也许是由于家乡和后辈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财源匮竭，以致名人的身后凄凉？其实，都不是。恰恰是托翁自己的郑重选择。辞世之前，他特意留下了遗嘱：“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木将我下葬，垒一个小小的坟头。”

具体地点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童年时，他经常跟随哥哥们到这林地里游玩。大哥尼古拉告诉他，这里埋着一根“绿杖”，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秘密；谁若能够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全人类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当时他才五岁，但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以后，乃至整个一生，他都在探求着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秘密，最后，就